

▲安海 散文作品

被野草包围的父亲

那些被父亲多次铲除的野草，在父亲走后开始探头探脑地钻出地面，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生怕响声大一点会把父亲招来。它们害怕父亲手里的锄头。只要被锄头锄过，就会严重影响它们的生命状态，它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多少年的生存智慧，让它们总是把根努力往深里扎，甚至顺着砖地窄窄的缝隙扎到砖下面去。因为它们知道，只要根还在，就一定会有卷土重来的机会。

野草一次次地试探，先是露出一个嫩绿的草芽头，前后左右探看一番，接着把腰身稍微一挺，往高蹿了蹿，再仔细观察一番……这样来回试探多次后，它们终于发现，父亲真的没在家。

那两扇锈迹斑斑的堂门被一把锁封住了，连耳房、厦房的门也锁住了，街门也关得严严实实。甚至，那些往日里到处聒噪的鸡、猫、狗也不见了踪影。这令它们感到错愕，也让它们彻底放下心来。纷纷恣意生长，几场透雨过后，便蹿得老高了。

父亲与野草的恩怨持续了许多年。他常说：大树之下无丰草，有草之田无壮苗。因此，无论是在生产队的农田里，还是在自家的承包地里，他总是除草最积极的一个。尤其是退休后回到村里，他更是把我的责任田当作主战场，发动我们兄弟一起，常常与野草短兵相接。在多年的除草斗争中，他能够灵活运用锄头、宽锄、小锄、镰刀等多种除草工具，根据不同作物、不同地块，进行针对性作业，将农谚中“豆锄三道颗颗圆，谷锄三道米汤甜”“头道浅，二道深，三道把土壅到根”的道理运用得淋漓尽致。

对地里的野草，父亲或许尚有一丝宽容，因为许多野草可以食用。比如甜苣菜、灰灰菜、苜蓿，不仅是家兔喜欢的草料，也是人们青睐的野菜；比如苣荬菜、苦苣菜，则是上好的牛羊饲料。而对院子里的野草，父亲则坚持零容忍。曾经有几年，我们全家跟随父亲到他工作的乡镇居住，老宅便闲置了下来。那些野草看到父亲不在，便渐渐把院子当作了它们的生命场，在里边繁衍生息，枯枝败叶。不仅长满了菜地，连道路上、砖地上也到处是它们的身影。

再次搬回老村后，父亲把除草作为一件大事，带着我们从早干到晚，直到把院子收拾像样了才停

手。他用铁锹把菜园的地翻了个遍，然后用齿耙像梳头一样把野草连叶带根都耙了出来。对于院路和院中砖地缝里长出的草，他只是把地面的野草清理干净，反正就在自家院子里，他有的是耐心。因为家里有了人，每天出出进进，路上的野草自然也长不成啥样子，偶然有不识时务冒出来的，父亲随手拔掉就是了。

在与野草多年的斗争中，父亲总是以一个全胜者的形象出现。院子被他收拾得整洁干净，种上了各种蔬菜、花卉，充满生机，无比温馨。父亲将责任田经过除草耘地、精心侍弄后，责任田年年都有好收成。

当然，野草也并非满盘皆输，它们懂得打持久战的道理，总是想方设法到处扎根生长，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今天你除掉了地面的草苗，地下的根便憋足了劲往上长，十几天后又是一片了。即便你除掉了草根，野草也总是有办法，要么靠四处乱窜的风，要么靠任性飞翔的小鸟，总能再次生根发芽。它们压根儿就不懂得示弱，总是想方设法见缝插针地生长。也是，毕竟土地是它们的家，它们是时时刻刻与土地相厮守的。

与野草相比，土地于人虽然重要，但人只是利用土地生产粮食维系生命。父亲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对野草并没有持一种彻底斩草除根的态度，他或许只是在维持一种平衡罢了，只要不影响庄稼收成就行。

父亲曾经以为，他和草的这种恩怨纠缠会持续一辈子。就像和他生活了一辈子的老村，居住了一辈子的老宅一样，可以一直相互厮守下去。为此，他专门找人修缮了房子，把原来千疮百孔的水泥瓦换成了结实、整齐的红瓦，把内墙刷上了白涂料，给屋里安装了洁白的石膏板吊顶，还在卧室添置了一对老式沙发。晚年的他将承包地交给了他的哥哥打理，他更专心地拾掇着院子，种上了各种蔬菜，精心地浇水施肥，把院子侍弄得生机勃勃。野草在院子里绝没有立足的可能，几乎一露头就会第一时间被父亲除去。

人最终是斗不过草的，父亲忧心忡忡地说。那时，他已经搬到了我们居住的小城，和母亲租了一个两居室，由我们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母亲患有严重的腰椎病，颈椎

病，眼睛也看不清，父亲更是小病不断。老村没有医生，看病得去几里远的镇上。搬到小城后，父母二人看病方便了，饮食起居由我们照顾，生活质量要比在村里时强多了。然而，他们并没有高兴起来。母亲常常暗自垂泪，整天待在楼房里，哪里也不去。父亲也是一副落寞的样子。他们就像两株水土不服的树苗，始终缓不过秧来。

母亲去世后，父亲更加郁郁寡欢，吵着要回老村居住。我们以他年龄大，生活不能自理为由多番劝阻，他却信誓旦旦地说自己能行，甚至把自己的随身物品打包，声称不送他回去自己坐客车也要回去。无奈之下我们开车和他回了老村。

打开老宅的门，扑面而来的是满院的野草。那些野草一人多高，密密麻麻，互相交织在一起，竟无路可走。我们找了把铁锹，连劈带砍，好不容易才“杀”出一条小路，打开屋门，进了家。屋里地面上、家具上、土炕上，都覆盖了一层厚厚的尘土。好不容易将炕上的土扫去，扶父亲上炕休息，父亲放声痛哭。

仅仅一年的工夫，野草就占据了整个院子。父亲对野草满心无奈。他第一次感受到了野草的力量，意识到了自己的衰老。回村前，父亲对我们表达的那一番雄心壮志被一院野草击得粉碎。最后，父亲在我们的劝说下，坐上车又返回小城。

“少时人除草，年老草埋人！”父亲后来常常对我说，“人最后都斗不过草的！”那次回村后，父亲还自己偷偷坐客车回过一次老村。他到老宅看了看满院的枯草，在姑姑家吃了一顿饭，饭后又坐客车返回。那时正是寒冬腊月，塞北最寒冷的时节，一个年近九旬的老人在寒风中等车、转车，回来后便感冒了。自那时起，父亲就彻底断了回村的念头。

我常常想，或许人终不如野草。与野草相比，人大多恋家、恋乡、恋亲人，有太多的牵挂，始终无



夏日之歌（外一首）

王灵滕

每一个夏夜群星璀璨
漫长的假期闷热且原始
马匹站着睡觉，蚊虫吸血后很得意
窗台蛙声起伏，我的目光无法聚焦在漆黑里
那一整个夏季，清澈的湖水养育清凉
钻到一棵树上眺望远方，气球轻盈地飞着
把绿草系在手上，和树上的知了一起赞美夏天
纯白的棉花的轻柔，变幻出各种动物
盛夏愈加闷热，巨大的疏远
少年的青涩在夏季开始，也在夏季结束

争吵之后

奶牛猫打翻了花瓶
碎片掉了满地，你坐着数数

窗户是四季的转场，巨大的空在心中坐着
风爱数落窗帘的形状，就像不屑的语调

天空沉默，黑了
累了，房间的灯亮了
“这是你最爱的玫瑰。”
你不再惊讶，用水瓶装上了玫瑰
奶牛猫在猫窝静静地睡了
旁边还有你倒了好几次的牛奶

红绿灯前（外一首）

艾草

所有人，被红灯止住了脚步。
时间，顿时缓了下来。
我才有时间，
去看看边上的人。

我的右边，
大型的电动三轮车上，满载货物。
一双有力的双脚踩在踏板上，
身体蓬勃充满力量。
显而易见，她被生活磨砺过，
她的脸依然轮廓分明，异常美丽。
脸上沁出的汗珠似花朵上的露珠。
长睫毛下的眼睛盯着红灯，
她在为生而赶路。

刹那间，我被震撼了，
为那粗犷的原生态的美。
长久以来，我看到了很多，
修饰过度的，像塑料花一样的美。

小蜗牛

雨后的鹅卵石路上，
我发现一只小小的蜗牛，
它在快速地蠕动。

我停下来看它，
它一下子从石块的这一边，爬到另一边。
我诧异——

我把蜗牛带回家，装在玻璃瓶里，
孩子说蜗牛爬得太快，它都爬了两遍，
他的作文还没写完半篇。

我想起几天前，送他去学英语，
小小的个子，提着作业袋，
一年级的他，遇上刚放学的初中生，
显得那么的小，他穿过他们，
淹没在无数的肩膀之下，
走向自己的教室。

这个世界，容不得一只慢的蜗牛。

马启代的诗

马启代

桃花十七势

1
为了看桃花
我一直等到漫天的雪花全老掉

2
开花的都短暂
只有等待地久天长

3
有桃花，不一定有桃花源
哪一朵花朵的内心没有风暴

4
哪一朵是往年的熟人
忽一阵风，花香喊出了我满眼的雨水

5
村里的小芳已不存在
我想给每一朵桃花起一个芳菲的名字

6
桃花是佛桃的母亲吗
桃花啊，佛桃可是被人吃掉的

7
不结果的花开得最美
被人称为谎花的，往往才具有神性

8
不开花，开花了也不结果
想到人类，我就理解了这大片的桃林

9
每一朵花都有内伤
花开花落的背后是一生的付出

10
桃树原本是野生的，人也是

因命运相同，桃红桃白里渗着人的血
就只能翻检自我

在醉翁亭

这里的桃花是有家的
朵朵有翅膀，却打着旋儿向地上飞

12
在一朵桃花前发呆是幸福的
桃花懂得我巨大的孤独

13
因为爱，必须宽恕
对那些被蹂躏的美该如何交代

14
一面说人间最美四月天
因为死亡，我一再指认丑陋和残忍

15
赞美或者怀念
见过了太多的凋零，我绝望到死

16
黑牛山没有牛，刘台的桃花也不姓刘
我是一匹马，在曹庄也不是庄户人

17
四月的山野空空荡荡
这是春风和桃花的世界，人是路过

留侯祠前

一切都是重修的，传说也是
什么三进泥中履，什么圮桥授书
都细细品味

对于众生，从来没有天书
跪下所得，多为嗟来之食

乐沛殿遐思

我用心敲一敲后人立的这块石碑
还是有铿锵的旋律传出

从霸王墓到高祖老庙
那场两千年前的对决
改写了



胜负与文野的定义

一种成为精神，在我们心底藏着
一种成为物质，在时光里斑驳
《垓下歌》和《大风歌》都余音不绝

踏着两种音节拾级而上。在乐沛殿
我检阅这些身披鎏金的皇帝
从孩童到花甲
寻找着他们死亡的时间

鸟儿问答

——与一只鹤哥的生活散记

一
你能说出人话
如果人说出的是鸟语
这是怎样的世界

二
打开鸟笼
你都不知道飞出来
想到人，我心就流血

三
关起你的是我
给你喂食的也是我
看到我，你高兴什么

四
你的黑夜和白天
其实是我掌控的

我的黑夜和白天又在谁的手里

五
你有鸟生理理想吗
看你蹦蹦跳跳的样子
难道像我，活着就是一切

六
我笑，你也笑
我笑着笑着心酸楚起来
你是看我好笑吗

七
见到小孩你就快乐地摇尾巴
见到我怎么不摇
我丢掉了什么还是多出了什么

八
你的前世也是诗人吗
不跟我念诗，却歪头看我
眼神里有诗人一样的决绝